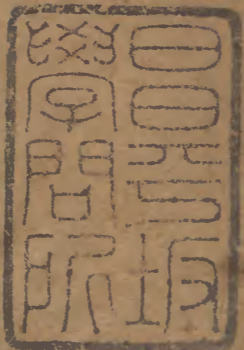


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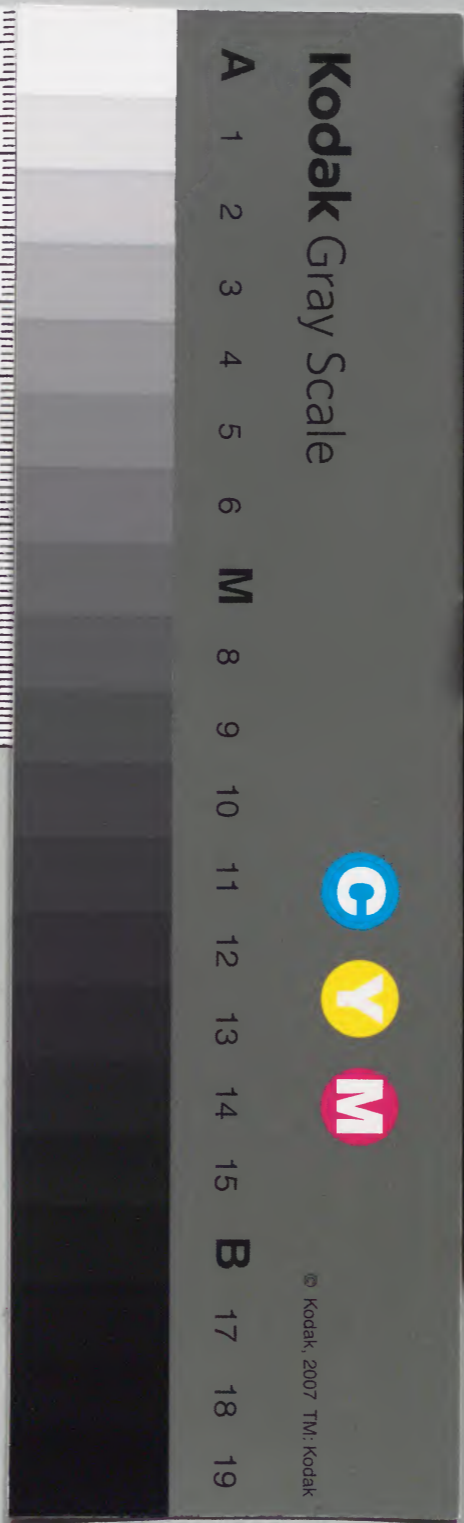
列傳

鼓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9
冊數	32 (18)
函號	286 88

世三至世五





尚史

說客傳

蘓秦

蘓秦者東周

蘓代 蘓厲附 雒陽人也

索隱秦字季子蓋蘓忿生之後已姓國策作雒陽軒里人

東事師于

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

蘓秦皆少之弗信史記乃之趙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蘓某家貧

親老無罷車駕馬桑輪蓬篋贏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

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

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蘓秦對曰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淺草 列傳三十三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三

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蘓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蘓秦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蘓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蘓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蘓秦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

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蘓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蘓秦得以為用西入于秦秦孝公卒蘓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蘓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愒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

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蘓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史記以說秦之前大妻竊皆笑之秦慙乃閉室誦周書陰符昔年以出揣摩與策異蓋史誤也乃東之趙秦陽君趙肅侯弟公子甚不取于蘓秦蘓秦入燕李兌為蘓秦謂秦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于齊曰夫制燕者蘓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蘓秦蘓秦能抱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于齊也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蘓秦結交奉陽君死蘓秦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士無敢盡忠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如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不得安請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別白國策作請屏左右今從史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

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于胷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難許之也臣聞明王決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
于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
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滹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
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
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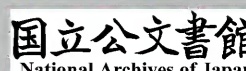
六國從親以儼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是則
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蘓秦為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國史策記

封蘓秦武安君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蘓秦恐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史記于是乃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

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秦之攻燕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于東垣矣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從近齊趙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國敬以國從

于是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韓昭侯史記作宣惠王誤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谿子國名夷名又谿時力距來時力時力作之得時距來來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淮南子墨陽之莫邪合伯史記作合賻地馮缺鄧師鄧國有工鑄劍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宛馮宛人于馮池鑄劍即新堅甲盾鞬鞞盾櫓鞬革履鞬鞞鞞鐵幕臂脛之衣或曰疑是障面草抉以草為蒺藜蒺藜謂楯也蒺藜如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

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然橫人誅玉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會稽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故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幘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衡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而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蘓秦乃南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

如天地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蘓秦乃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今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衛之抄奇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良馬橐它必實外廐故從合則
楚王積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
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
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夫外挾強秦之感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兩者大不同居焉故臣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

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
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
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
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摇摇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是六國合從而并力焉國策又曰蘇子謂楚
王曰仁人之于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親也愛之
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于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
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于民非忠
臣也大臣播王之過于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退王之所愛
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人臣莫難于
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
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
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

尚史

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垂沙事未詳淮南子楚兵殆于垂沙蓋史逸其事也

秦之將說楚也東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蘓

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蘓秦曰嗟

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

可以忽乎哉國史記蘓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策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于

王者周顛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又曰蘓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初蘓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蘓秦曰我

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蘓秦既約六國是時我因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從親歸趙趙乃投從約書于秦此下史記云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非是從親裁三年耳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

蘓秦蘓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蘓秦去趙而從約皆解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蘓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固負其眾故先使蘓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于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

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謂起說國策蘓秦為趙王使于秦反

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笑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

者乎為鐵銛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

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蘓秦曰

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三

上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蘓秦大
慙曰請為王取之史記蘓秦見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齊王曰是
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而不食烏喙者以為雖愈充
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
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
禍為福因敗為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知王以已之
故歸燕城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亦必德王此所謂棄仇
讎而立厚交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
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十

城人有惡蘓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尊之示
天下與小人羣也蘓秦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蘓秦謂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今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
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
生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以事足下可乎王曰可曰孝如曾參義
不離親一宿于外足下安能使之齊廉如伯夷汙武王之義而
不臣辭孤竹之君餓死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千里而
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與女子期而不來抱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

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
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自覆
之君也僕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王曰夫忠
信何罪之有對曰臣鄰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
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
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
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
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國王曰善厚待之易王母文

侯夫人也與蘓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蘓秦恐誅乃說
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
之所為于是蘓秦詳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
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
與蘓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蘓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
得蘓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蘓秦為
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蘓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蘓秦報仇也蘓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蘓秦之弟曰代

代弟厲

燕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見兄遂亦皆學史記

弟厲及辟鴿並為游說之士與墨同代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耕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鄲所聞于邯鄲者又高于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對曰臣聞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主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于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夫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于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三
五

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
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
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
于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
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曰
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亡之之
勢也乃命王之弟為質于齊史記燕使一子質于齊國策陳翠
合齊燕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太
石大怒陳翠說之太后乃命束車制衣為行具蘓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蘓
秦欲曰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蘓代婚
而欲得燕權乃使蘓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
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蘓代厲遂
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策又曰蘓代為燕說齊未見齊
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
旦立于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
見于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
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蘓子蘓代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
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遠怨者
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

則不能遠殺矣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趙氏襲衛

車舍人

主車者

不休傳衛國城割平

言割城求平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

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墮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

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而好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成可也昔者齊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咎齊者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眾強敵罷寡也事

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此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

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
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

路疑作露暴露意又疑作路窘謂窘于道路中人

禱祀君鬻釀言釀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

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

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

十年之田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

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之富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不償也天下有此再

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擔蔽舉衝櫓家雜總

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替數

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

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

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兵先戰攻而

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

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

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亡遂臣于齊者不啻

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

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是非徒示人以難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丁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

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建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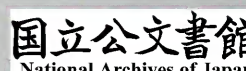
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禽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計也謀納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蘧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蘧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蘧子秦必疑而不信蘧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出蘧代之宋宋善待之秦攻趙蘧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

于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
而効一時之用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
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人之
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
趙必于其已邑欲服屬使為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雖得邯
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
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
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
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

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蘓子
曰臣有以知天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
也豈獨田單如耳大過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
倣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
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
之破韓威魏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于殺函之上十年攘
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地為墟民為戾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
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
齊宣威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將非有田單司馬
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倣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

至設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
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
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而馳于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于是秦
王解兵不出于境此下有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之
文策士謂辭非實也國策秦召魏相信安君
信安君不欲往蘓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
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動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使
人入魏而不用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

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進此魏信之所難行也
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
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于
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也則
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動也大王欲完
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
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
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不厚于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
善之國安身尊今我構難于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
計也結怨于外生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
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
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五國伐秦無功罷于成畢趙欲
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講于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蘓代謂齊閔王曰臣已為足
下見秦陽君矣奉陽君前已卒
此蓋襲其號者臣謂秦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



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
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
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謂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願得趙
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氓也齊常使韓珉處趙有秦私
也今五國約講秦與齊同之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國今
諸國必無辭止氓使無私秦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
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觴重者矣後合與觴重皆非趙之利也且天
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
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受負海

之國合負親之交據中國而求利于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于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向韓珉于齊
內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交秦今相懷因使合之
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
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
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
待伐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
趙已安邑矣言秦止得安邑已勝趙矣過猶勝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
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
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

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燥于秦兵分于
齊非趙之利也而君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于齊三晉破屈也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君按
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君不救也韓魏焉免
而合而君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
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于秦而收齊
魏以成取陰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蘓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足
下功力非數痛加于秦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于韓也臣竊外
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觀之秦

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
于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
聲德于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必出于是且夫說
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于趙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之伐而中
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
關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
里且秦攻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踰句注禁

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
不出也今從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于此矣五國之主嘗
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與酬
酢同五國
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軹高
平于魏反三公什清于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上交
今乃以邠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
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
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臣
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熟圖之齊伐宋宋急蘓伐遺燕
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
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以取信于齊也齊未加信于
王而忌燕也愈甚矣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一齊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轉禍為福因敗成功今王莫如遙霸齊而
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焚秦符約曰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秦
挾賓以待破國策作長賓容秦挾賓容以待破
鮑彪注言挾賓容并天下而反見破秦必患之秦
五世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
功然而王何不使人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以不信秦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趙秦有變因以為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三帝而今
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
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夫反宋地
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棄齊猶脫躡矣今王不收燕趙則齊
霸必成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是國伐也從之是名卑也不收
燕趙名卑而國危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
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

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
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蘓氏子之之亂
而蘓氏去燕燕欲報讎于齊非蘓氏莫可乃召蘓氏復善侍之

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此下有忠信得罪之說與前蘓秦

不喜也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謂其兩譽之也之男家曰女
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自銜故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徹者唯媒而已
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說者耳又
曰客謂燕王曰齊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
頻齊兵敵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蘓子車十五乘南使于
齊謂齊潛王曰臣聞當世之與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
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彈其臯此天
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
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利
實義齊王曰善遂伐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于齊率天下之
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又曰蘓代謂奉陽君

說無于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代乃入齊惡趙令齊絕趙齊已
絕趙因之燕說昭王語范雎說秦王又多不解又曰齊魏爭
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代謂燕相
使燕合于魏齊遂北又曰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
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伐齊
令人謂閔王令燕子將燕子將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
得甲首二萬人燕攻陽城及狸閣王復使燕子應之燕子將與
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又曰燕代自齊獻書燕王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
而行曰臣貴于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將輕臣臣將多望于
臣齊有不善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
齊將與齊兼留臣臣之所重處重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
口吾信汝猶列有也去燕之齊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任齊五
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齊之信燕至于虛
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後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
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事
之王欲辭臣身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
六策皆燕代為燕謀齊事節錄之傳覽云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
燕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

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
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
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
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戍韓氏
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色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
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魏無慮頓邱陸攻則繫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
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
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
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
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
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黽隘為楚
罪兵固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

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史記作陽

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
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
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蘓代復重于燕燕反
約諸侯從親如蘓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蘓氏之從約

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國又曰趙且伐燕蘓代為燕謂惠策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論曰蘓秦說秦不用變而合諸侯從反覆取尊于身初不為天下計也然是時秦已布張張海內從果合秦不得帝亦不可謂非計也蘓代之說齊閔王曰聖人藉權而興時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又曰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小國謹靜而寡信諸侯此從說之精者區區時主語焉而潛溺其國以為秦資信乎連雞不可以並棲而適足以要秦烹也

尚史

列傳三十四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說客傳

張儀

儀魏人也始嘗與蘓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蘓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欽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燕答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蘓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适用于秦者乃使人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四

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蘓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蘓秦蘓秦乃誠門下人不為
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
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蘓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所者獨
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蘓秦之舍
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蘓君蘓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
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蘓君在儀
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
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記楚攻魏張儀謂秦
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于秦必入西河之外
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

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傲恐畏秦果戲西河之外策國惠王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史記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于楚而樹怨于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邱收侵地虛頓邱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割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城齊將伐趙魏必奔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然受地必

由宋衛輕重繫之

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韓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

韓

河外賞猶勸也時韓饑因勸之就粟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魏王懼問張儀儀曰秦欲救

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無異言且以遇卜

無他也

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遇則講信脩睦魏不與秦遇魏王

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于草下草下地缺遽傳也楚乘傳來許地魏

斥之也伐齊之事遂敗國策惠王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

相相魏以為秦國策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然則奈何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

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

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于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

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于秦非所以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四

三

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解攻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即位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史記于是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于秦不敢不事秦韓為一魏之亡可立而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

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
悉魏之兵南而而伐楚勝之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
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不
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
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
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
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張儀曰王
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

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
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
罪于敝邑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
簡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
於之地以為利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于朝曰不
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畢賀陳軫獨不賀楚王曰不穀
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
諸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

地未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弗為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曰吾事善矣子其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

秦是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

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國策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

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襄襄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史記楚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夫人鄭襄曰

子亦自知且賤于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有功臣也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宮中佳麗習音者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惑于虞樂必厚親愛之子益賤而日疏矣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鄭襄遠說楚王出張儀此下國策又曰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魏用事者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按張儀既出遂說諸侯連橫以事秦儀未歸而惠王卒諸侯復畔橫合從無秦楚構兵事又曰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

歸張儀曰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時南后鄭襄貴于楚張儀見楚王楚王不說儀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儀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皆家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儀曰王徒不好色耳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朝問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怒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國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儀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觴之儀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于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召南后鄭襄儀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按儀自辱于楚相未嘗至楚相秦之後事勢不類又其謀鄙甚益亦策士虛辭也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臣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

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格
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
取成皋韓必入臣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
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
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
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
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攻則
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
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陳卒盡矣徧
守新城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
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函谷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
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

王大怒與秦戰于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于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下甲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
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
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蘓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破齊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覺齊王大怒車裂蘓秦于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蘓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
于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楚王曰
上客幸教以明前寡人敬以國從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
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
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
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障塞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
士跣跣科頭貫頭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戍兵之衆探
前蹶後蹄間三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
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于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

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于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衽履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遺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于此者也韓王曰客幸教之請劾宜陽張儀歸報秦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

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于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
効河外趙入朝匏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
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已國一
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
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
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
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
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函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
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涓于匏池願渡河踰漳
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股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蘓秦蘓秦熒惑諸侯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
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
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
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魏軍于河外一軍軍
匏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匏池面相

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
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館事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
祀之日新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說趙事趙策獨無今采史
記入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與代王過于勾注之
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
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獸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獸厨
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
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
王之所明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

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
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已且今時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
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燕王曰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
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西
面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國策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即位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
曰無信左右賣國以求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郤武王皆畔橫復合從史記武王元年左右惡張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
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
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
善乃具草車三十乘納之梁國策又曰鄭彊欲走張儀于秦曰儀
之使者必之楚故謂楚太宰曰公
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于秦因西請秦王曰張儀
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怒張儀走齊果舉兵
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甚憎張儀雖然厚
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與秦王約
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之梁齊必舉兵伐梁
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草車三十乘而納儀于梁今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
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
曰善乃止後公孫衍以梁與齊戰于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
曰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將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公
孫衍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君必解行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于衛君之前公孫
行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儀行行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
之怒曰行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讐吾國矣遂不聽儀
國策又曰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于魏張
儀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儀
一歲卒于魏國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
策紀年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論曰張儀魏人也柄秦之日誑楚讐齊以扇諸侯其私則右夫
魏以為之用是故新王示隙儀不之魏其不為商鞅之續者幾
希

陳軫

子應

陳軫者游說之士去楚之秦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秦攻陜韓使

人馳南陽之地

馳反走

秦已馳

馳進也韓避

又攻陜韓因割南

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陜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
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無以馳割事
王者矣且王求百金于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于韓一旦而具
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竊為王不取也張儀之相楚歸
也田華之為軫說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
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四

古

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將蓋秦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言軫王不聽張儀又謂惠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嘗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者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其為我嘗人也今楚王明主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言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秦終相張儀陳軫之楚張儀之去秦相魏也楚王欲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儀曰不忠

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傷忠且信于王何益遂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軫之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國策作左華謂軫曰儀善于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欲復之軫之魏也將行其子陳應止之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請其謀之深鄭彊自秦來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

所以迎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曰子無東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為山東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梁絳安邑

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也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晉齊王許諾果以兵合于三晉陳軫復入楚秦伐宜陽楚王謂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公仲時守宜陽謂可免于危亡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

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

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楚王聽之宜陽果叛國策又曰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楚

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

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

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史記作韓魏相

攻或謂救之便或謂不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

寡人乎軫曰王聞吳人之遊楚者乎史記作越人莊烏楚王甚愛之病

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有思乎左右曰臣知其思與不思誠

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史記作之說乎
 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史記管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
 虎而刺之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
 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聽者存亡之機故曰
 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國策惠王曰善卒弗救史記
 此下有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之文○按是時未有亡國說誤軫卒之年與其地史策
 皆不載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學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
 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
 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
 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
 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
 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
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說苑畧同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薄之謂而
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八之
劍欲斬無狀之王曰止吾戲子耳即與共飲謂髡曰吾有仇在
吳國子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邶民持一盃而上田祝曰
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
重王今與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也御覽引今本無威
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

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鞬鞬鞬收

鞬臂捍也鞬曲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

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

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記宣王時髡一

日而見七人于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叅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還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謝休將士後又欲伐魏魏使人謂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乎

國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策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王擇國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于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韓詩外傳作齊使而不名說苑作舍人毋擇新論曲突徙薪亦作淳于髡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

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淮南子淳于髡以從

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

公孫衍

公孫衍是為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韓之陰晉人也史記韓作魏魏策魏代謂魏王

曰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鮑彪注陰晉時屬韓事魏襄王襄王二年徐州之役衍謂魏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于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衍與張儀不善魏王將相張儀衍弗利故令人為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為然因委之行以為功果相魏哀王時陳軫為秦使于齊過魏求見行行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行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公孫行曰行不肖不能得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于公行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史記作田需以車百乘使于楚公可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言于庭曰臣急使燕趙行謁魏王魏王許之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公孫行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行行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行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公孫行行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屬行魏王曰所以不使行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行遂主天下之事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告行行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行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以百金先見齊王因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公孫行談是謀

三國也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魏令衍請和于秦秦母恢教之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不成後必莫能以魏合于秦者矣衍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魏王齊王不欲衍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齊人曰夫輕用其兵者國危易用其計者身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謀困也夫雖構兵結二君見其危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衍衍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兩君恐其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之魏衍謂義渠君西戎也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中國無事于秦秦且燒炳君之國有事于秦秦且輕使重

幣事君之國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魏相田需衍為將與田需不善衍見魏王曰臣盡力竭智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臣為子之不便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今為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吾為子殺之亡之衍許諾于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田文而相之魏身相于韓蘓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王曰不如齊衍之為

魏孰與其為韓王曰不如韓蘧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臣以為身利而國便王曰善果屠需于側國策又曰公孫衍為將與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將故用之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功王之國必蕩矣願王察之又曰史舉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于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又曰田文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于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召田文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田文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衍後入秦秦惠

王死衍欲窮張儀李讐秦人謂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

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見

張子之無秦矣甘茂果相秦秦武王愛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

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

王且相公孫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衍告臣王怒衍之泄也乃

逐之衍復事魏昭王秦與魏戰于伊闕殺犀武魏令衍割地以

講于秦國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

前陳軫之所謀史併而合之恐誤

論曰辯士挾詐中人以危反覆無足多者陳軫有倫有脊舒而

不迫而秦割秦烹之喻明切無以踰之若夫崎嶇楚秦之間委蛇儀行之會智亦足尚哉

張丑 張登

張丑者齊人也張登者中山人也韓攻鄆魏地張丑謂韓公仲朋曰今公疾攻魏之鄆魏急則必以地合于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朋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于魏而不告韓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惠施令惠王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必伐齊惠王乃入報于齊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

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齊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與之朝齊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楚王既戰勝欲逐田嬰于齊嬰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于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因弗逐公孫衍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

史
三
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
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曰君為臣
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見嬰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
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
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
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登曰君召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
為君廢其王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于為趙魏驅羊也
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
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馬負海齊也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

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
而塞四國四國寒心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
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
山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何以知之齊羞
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
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
而親之中山絕齊而從趙魏國策又曰齊欲割平邑賂燕趙以攻中山張登為相藍諸君說齊及燕
趙燕趙俱輔中山而使共王費縲者韓人也西周惡之張登謂
事遂定蓋一事而異辭者也費縲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縲西周讐之東周寶之此其
家萬金王何不以為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

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若是韓王必為
之西周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矣張丑復事魏秦惠王卒張
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勿內不得于王丑復諫曰王亦聞
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
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
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
欲得之我已亡之而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
吞之王必劓子之腹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
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國策

馮忌

者處賜也說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處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

家列子子夏問

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曰賜之
辯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
人奚若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
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

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淮南子無子張孔子曰商

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
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于饑寒而志不僻鎡于五兵而辭
不懼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子尸

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

尚史

弟子列傳卷三十四

三

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中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論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成子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各號不傳乎于世新序同詩外傳又有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擘而子夏往與擘論勇于靈孔子既没子夏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尚史

繫卷三十五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孔子繫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啟國于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後號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孔為氏一曰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阼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紇紇取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儀禮疏孔子孟

皮有足疾乃婚于顏氏家語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

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

妻之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按此文明甚而史遷何本乃有野合之文索隱以紇老

顏少不合于禮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孔

之主諸說各異年不同者公羊穀梁作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作

二十二年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是亦當襄公之二

十二年也月不同者公羊作十有一月穀梁作十月按公穀去

孔子近說必有本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此年孔子生服

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時仲尼年三十五是皆以為二十一

年也年之從公穀無疑矣月有可疑者以十有一月無庚子

也社預主史記非是司馬貞主公穀而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

年以遷就公穀之異亦非是今斷孔子之生在夏正己酉年之

八月二十一日也○近庸若朱氏曰當在十有二月二十二日

以商任之會下書孔子生知必逾月也其十有一月者必十有

二月之訛說亦可從宋羅泌初亦主是說而後復主孔氏之譜

因禱尼丘之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史記生而首上圩頂故

也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白虎

通孔子反字是謂尼甫丘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論衡孔子反羽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安國

曰陬叔梁紇所治邑于寶三日紀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

空寶俗名女陵山新論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家語

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索隱注不

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索隱注不

的知父墳非謂不知其營地也梁紇老死徵在少寡蓋以為嫌

不從送葬故不知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十九

墳處非諱之也歲娶于宋之旰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昭公以鯉賜

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字伯魚家語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史記孔子少孤母死不知其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于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史記作輓父之母正義注慎謂以紼引棺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

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家語有母喪既練陽貨弔焉私于孔子曰子氏將葬士子聞諸孔子曰在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也陽貨曰子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貨出曾點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經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按史記作孔子要經而徂陽貨紉之而退竟為實事誤又要經一作要經猶帶經也劉氏云嗜學之意亦誤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禮記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敬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

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

道也荀家語同文子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孔子學琴于師襄子

襄子曰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

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頽然長曠如望羊奄有

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

其傳曰文王操史以學琴次擊磬于衛之下蓋聯類而然也韓詩外傳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仲孫何忌仲孫說

有慙慙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並僖子受孟僖子之命學禮于孔子孔子謂仲孫說曰吾聞老

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仲孫說曰謹受

命乃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

有言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

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制君盍以乘資之臣請

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仲孫說與俱至

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考明堂察廟朝于是喟然

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萇弘語劉文公

劉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

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史記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春秋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如昂如斗緯書有四十二表之異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

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

孟賁足躡郊兎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

行教道以成素王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

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

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

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

也孔叢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

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史記于適孔子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由是反魯又謂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師孔子以昭公二十四年事繫諸七年之下並舛誤今正之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楚則晉怒附

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三十一矣史作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六史記作三十五季孫意如與邴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意如意如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于齊齊處公于鄆史記作乾侯魯亂孔子適齊

史記呂氏春秋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于是受養世家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尚史孔子繫卷三十五

季孫之意乎子曰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叢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故以此對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史記世家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說晏子仲苑尼見景

公景公說之欲封之爾稽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今欲封之以侈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不問其道孔子迺行又曰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何謂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母死塗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非不知揚干戚鐘鼓以勸衆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知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殫民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公曷為不察而色說之墨子曰齊大夫欲害孔子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說亦同且曰齊大夫欲害孔子○按諸說謬悠殊甚墨子無論已晏子當財賢者與孔子相友善寧有是耶廩丘之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三史記作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即位季孫斯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執懷季孫斯怒陽虎因囚斯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輕季氏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陽虎
 不勝奔于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史記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按以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故每少一歲至上文云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九年當是五十一而云五十一是又少一歲矣且陽虎奔齊即八年事作九年亦誤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
 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
 行史記此上有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之文桓譚以為誣是也後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史記家語孔子為中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
 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
 下可乎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所生
 之宜李氏墓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
 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
 民史記亦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符子魯侯欲以
 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
 徒而授以政將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
 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
 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具少牢之珍而
 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
 之中何者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
 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
 司徒○按司徒司馬司空者三卿也司寇實大夫不得與三卿
 並且諸說無為司徒司空事左傳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而家語以為司空時蓋史踵家語之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
 妄而誤而符子司徒之說為尤誤也

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

不妄韓詩荀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
外傳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
予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
告孔子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
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
故也慢令謹誅賊也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
事言先教也韓詩外傳家語畧同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皆
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
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說苑同春秋繁露孔子為司寇斷
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
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
 子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我鄆謹龜陰之田穀
梁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
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
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
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
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史記世家十二年將墮三都于

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左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

世家在十三年亦誤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孔子誅少

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

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

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

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有之不可以不除按朱子以論語左傳不載子思

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飯

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說尤舛謬

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史記孔子始用于

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

年民又作誦曰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

莫之舉孔叢呂氏春秋同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

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賈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

儲賈賣羊豚者不加飾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

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

衣而舞康樂家語作容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

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于政事仲由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斯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孫斯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斯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世家

年表在十二年並誤當在十三年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

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今龜山蔽之手無

斧柯奈龜山何孔子遂適衛主顏讐由家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史記世家作子路妻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

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

陽虎拘焉史記世家仲由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

去家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竄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按竄武

語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已百四十年是史誤也韓詩外傳

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

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

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

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琴操孔子到匡郭

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

召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

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瑗

家靈公之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維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

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

曹是歲魯定公薨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家語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

長有國而列都得之欲使民無惑使士

竭力使日月當時聖人自來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曰丘聞

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

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

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寡人

不佞不足以致之孔子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

門鄭人家語作姑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

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然哉韓詩外傳孔子出衛之東門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

相我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

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曰賜之師何如姑

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盍盍

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曰子何

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

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子貢

尚史孔子繫卷三十五

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孔叢子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送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日而成何戮之有矢長尺有咫陳湣公家語國語並作惠公惠公于定公四年已前卒湣公是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國語同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也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缶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殺之果然家語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聘于魯問孔子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之使者反王食之大美魯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又尚史孔子繫卷三十五

曰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項之大霖雨水溢泛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衝波傳有烏九尾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曰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論衡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按孔子言行師表萬世多聞其末也姑識數端如左他如抱朴子之紫文金簡吳越春秋之靈寶孔子居五符語並荒誕不足錄家語五帝德傳會戴記亦削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嘗被寇于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開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言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其男子不願從而婦人亦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晉趙鞅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史記此下有繫磬學琴事學琴已見前非在衛時事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

將西見趙鞅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

國語作鳴鐸竇犢家語作竇犢

鳴犢及舜華或作鳴鐸慶華

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

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

家語作繫操琴操繫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

原息陬孔叢子歌意同而辭頗繁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犢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天下可王也于是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

而殺之使使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

中河流而殺之使者致命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使

丘不濟此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犢犢鐸鳴

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

殺之而王于事理亦不合中壘支離往往若此而反乎衛入

主蘧瑗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有一矣

史記作六十

夏魯廟

災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僖廟乎已而果然秋季孫斯病輦

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肥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斯

卒子肥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

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肥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
小用之將大用之也端木賜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
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自蔡如
去葉反于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孔叢子孔子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宰子曰無以此
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道行樂其
志不行樂其身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
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
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辱君之重貺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舍實何稱乎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
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
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
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
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
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
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
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
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

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駭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韓詩外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餓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曰為善者報之以福不善者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遭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吾語汝子以知者無罪乎則王

子比干剗心而死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抉目而懸吳門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以忠者用乎則鮑叔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君子不遇時者眾矣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荀子孔子遭難陳蔡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與明日免于厄說苑同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饗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持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家語畧同孔叢子墨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何言乎厄且子路勇子見義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按陳蔡之厄史說差近然子路有自反尚史孔子繫卷三十五

之誠猶之可也子貢為賤道之言夫安至此他如荀子之霸語
呂覽之詐心孔叢子之剝衣為義取皆去聖賢居困之義殊遠
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公子申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
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福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
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
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
四史記作而魯哀公六年也八年史記世家六年反衛其明年吳
六十三與魯會澙其明年與齊戰于

郎是為哀公八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孫肥曰

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肥曰孔子何
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于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
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肥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
則毋以小人固之可矣史記世家十一年孔圉之將攻太叔疾也訪

于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圉遽止之曰圉豈敢度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史記季康子

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家語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
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
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
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公從之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任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秀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
乃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孔叢子哀公以幣
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用孔子作丘陵之歌歌辭皆俚鄙不
足觀韓詩外傳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于時周室
微百姓靡安禮義廢壞人倫不理孔子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匍
匍救之論衡孔子自知不用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故應聘
周流為道不為已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
又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國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幾
于黎丘按黎丘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周室
及七十國俱未聞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穆編次其事尚書緯孔子求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于

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正部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老幼其表裏孔叢子孔
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
諂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
歸志而致其敬焉吾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
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

道成六藝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以易也于
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
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鷄鳴見古
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于蟋蟀
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
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
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
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
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
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

敬諸侯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又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說苑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卒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不終焉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抱朴子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漆書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滅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世家

十四年春西狩于

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

左公羊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吾道窮矣孔叢子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琴操緯書吐圖致書諸說荒謬不錄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

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正義殷中也又中運

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

子說非是孔子德雖聖人而位非天子惡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

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史記又曰孔子明王道千七十世家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
史記舊文與于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按孔子因魯史成春秋必著于策口授弟子已于義不順至云有所刺譏不可書見說尤乖刺失旨矣嚴氏春秋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立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于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論衡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淮南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抱

朴子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春秋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曰夏殷卦名又曰入其

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記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

木其壤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
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
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公孫尼
子孔子
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
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論
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
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按二說並妄聖人不爾也魯哀
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記檀左
弓傳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慙曰君其不没于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
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同孔子年

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

史記索隱若孔子以魯
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

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年七十二○按魯襄二十
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四襄二十二年為七十三索隱自誤
史以襄二十二年生哀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亦誤孔子
實生于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說見前葬魯城
北泗上史記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
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
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特其方樹來種之其
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龜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
草白虎通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却流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塔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
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綈組綬桐棺四寸栢椁
五寸飾廡置翼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代
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
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為志焉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廡置翼設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三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記檀弓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

衣冠琴車書

史記世家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

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子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所問四端姑附其一子

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

尚史

孔子繫卷三十五

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嘗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記檀孔叢子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子思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石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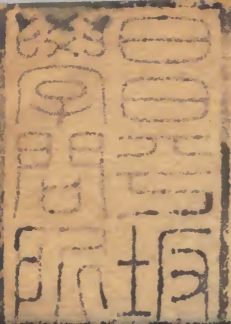
豈愛乎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寄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又曰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以伋所聞舜禹之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寶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又曰穆公問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于適何以限之又曰閭丘温見田氏將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不能討而又要利召姦非忍行也韓非子魯穆公問于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
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或曰魯之公室劫于季氏不
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
者以說善同于上者也以姦聞者以惡姦同于上者也今子思
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此魯君之所
以切也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
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
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又曰魯人有公儀
借者砥節礪行子
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
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
君若饑渴待賢雖蔬食飲水及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
餌君子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
矣呂氏春秋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
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
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
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而舉矣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
刻深猶前韓說皆誣論耳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
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
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
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
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
子云
又曰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
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子思曰昔季孫
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珮珮婦女
舍珠瑱巷哭三月孺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也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
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又曰子
思居貧友饋之粟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
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分
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
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

之乎食而一敗宴非義也又曰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子
思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
違公子之旨則有失禮之僭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曰不
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之未聞也謹受教又曰
子思適齊說齊王及尹文子又自齊反衛說衛君文繁不載說
苑子思居衛緇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
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素之子思
辭而不受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
整飯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說亦誣 衛將軍文子之內
子死復者曰臯嬀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
也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
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
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
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

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
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
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
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
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
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子思年
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記 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漢書 子思年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
篇善也下此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又曰凡書之作欲以喻
民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意深奧訓詁成義
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巷有似君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
非其人道不傳矣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
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于是撰中庸四



十九篇子思子思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又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又曰國有道以義率身國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又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曰百心不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又曰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中論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又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子思子見馬總意林其說與中論皆無深意而孔叢子尤謬悠故朱子嘗以為偽今節取一二禮家言餘不具錄皇覽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鹽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孔叢子子思雜所丁虞公之垂棘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

矣知不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史記贊

曰孔子至聖也說者至眾要皆揣摹之辭謹采其切實者著之

傳嗚呼天地不尸其生聖人不專其名世以一端測之謬矣

神功和天祖不以其至聖人不舉其孫世以一職國之君矣
曰其年三選也論各至聖聖守神奉之輔新采其以實其善
或謂曰于則主攝平五十五為朝王君則士我平朝平也
四十六子京也聖子平而平五十一字高也平斯平五十一
其其志矣
天子也乘字子康平四十五子康也建字平京也

